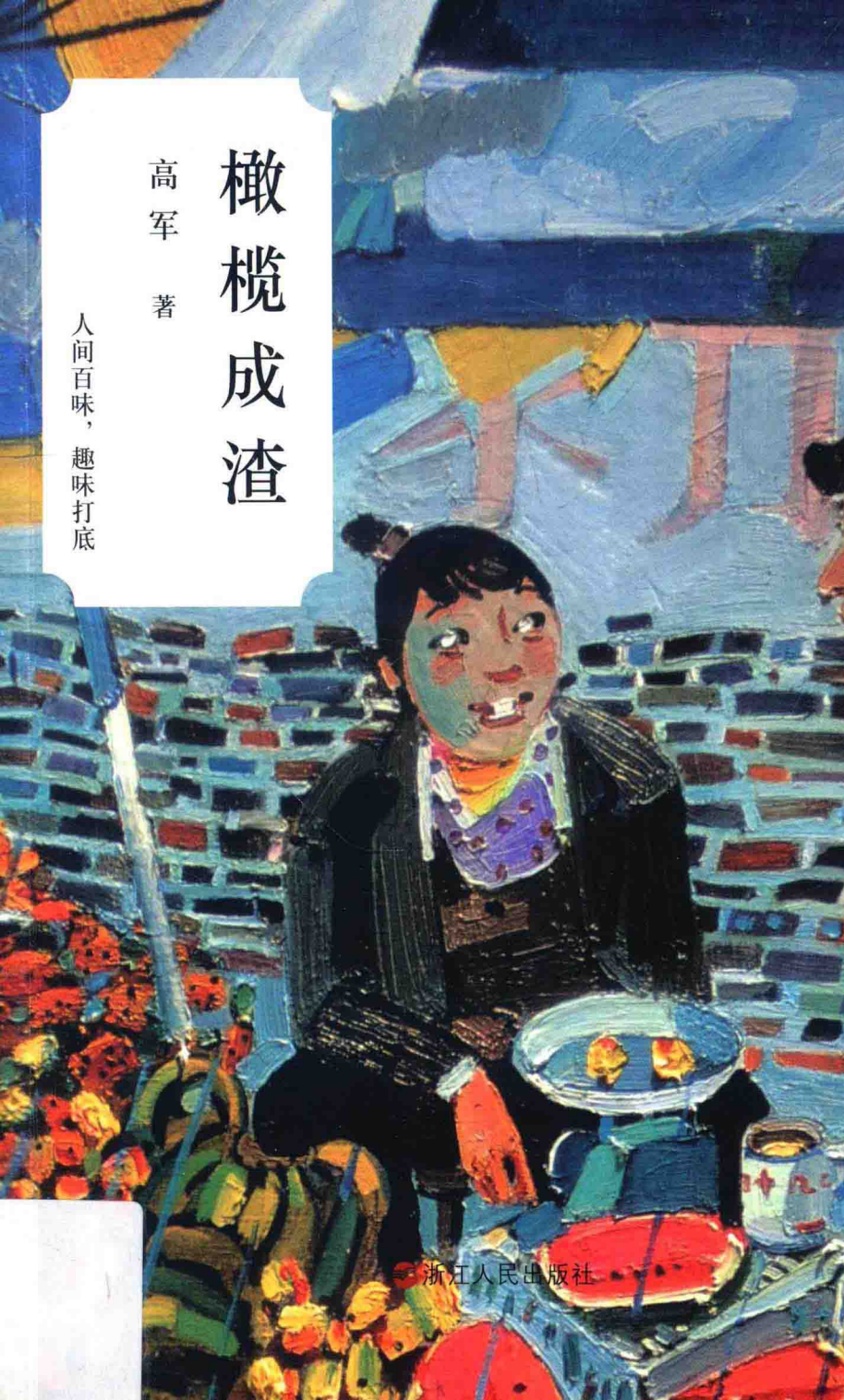


# 橄榄成渣

高军 著

人间百味，  
趣味打底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# 橄榄成渣

高军 著

人间百味，  
趣味打底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橄榄成渣 / 高军著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4. 9  
ISBN 978-7-213-06113-4

I. ①橄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25678号

书 名	橄榄成渣
作 者	高 军
出版发行	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责任编辑	陈巧丽
责任校对	陈 春
印 刷	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9
字 数	200千字
版 次	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<b>ISBN 978-7-213-06113-4</b>
定 价	35.00元

# 目录

## 第一辑 橄榄成渣

- 北京的纷纷 // 003  
其实我想有个信仰 // 009  
乐不思蜀 // 016  
橄榄成渣 // 023  
老友记 // 029  
王展仙 // 045  
励志与绝望 // 053  
杨和尚 // 058  
北京捏腿事件辩难 // 063  
故事环绕在我左右 // 068  
诗瘾 // 075  
杀妻 // 080  
一点传世的东西 // 087

## 第二辑 在人间

我的文学才华 // 099

人情世故 // 107

功夫在民间 // 112

装×真有罪 // 116

夜戏 // 119

初恋公司 // 122

精彩一夜 // 126

老船长 // 129

谁来当村长 // 131

邓安庆印象 // 137

## 第三辑 异谭

吹云记 // 145

画水记 // 149

性别阵线 // 159

张小福撵狼 // 162

- 鬼话 // 165  
芒果游行 // 173  
金山客 // 178

#### 第四辑 风物绘

- 凤凰在此 // 189  
庙里的狗 // 193  
南边热，北边冷 // 196  
夜晚的密码 // 202  
茅匠 // 207  
逐臭 // 211  
包河四时景 // 216  
幸福的声音 // 221  
又一手也 // 2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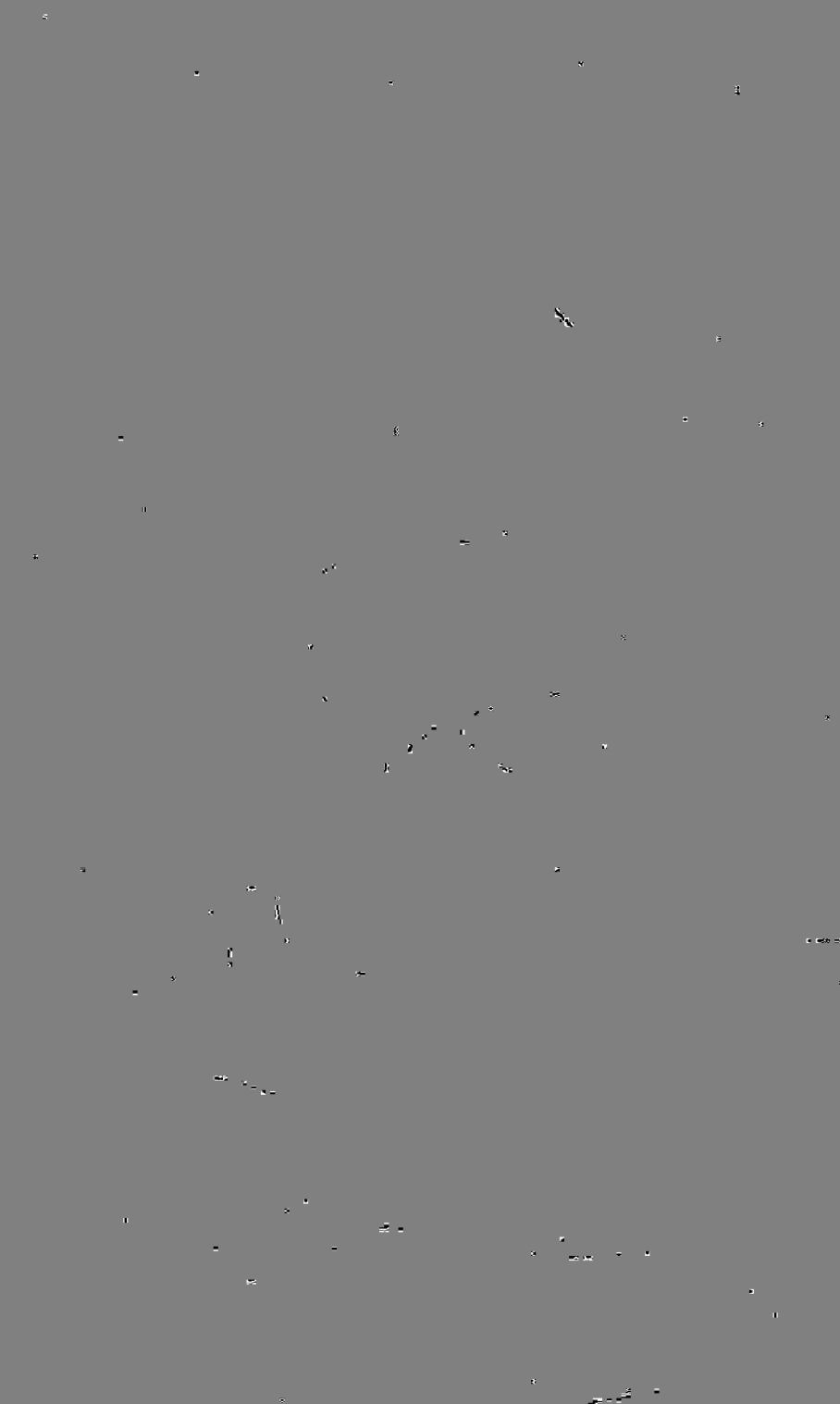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五辑 一握砂

- 做个自了汉 // 235  
文学中的内裤 // 240  
一握砂 // 243  
薜荔 // 247  
败家有术 // 250  
死法 // 253  
墓志指南 // 255  
游丝 // 258  
伏特加与花楸树 // 260  
懒和尚 // 264  
装相与装云 // 267  
好为人师 // 270  
享受 // 274  
借火 // 278

第一辑

橄欖成渣





## 北京的纷纷

在北京这两天我睡得晚醒得早！

早晨六七点钟我就醒了，外面天已经亮了。而且是个好天，天蓝得不像个天样。远处天边红得跟鸭蛋黄似的，像话剧舞台上的光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努力再睡，但怎么也睡不着。我把窗帘拉开，街上没什么人，外面一丝风也没有，意杨的叶子从从容容从树上掉下来。落在那儿就躺在那儿，也不乱跑了。旅店外面有扫地的声音，我站在窗口往外看。街上跑过来一个戴着线帽的老头，手上戴着白线手套在练长跑。他跑得很慢，太阳一寸一寸往上爬，街道泼了油一样亮。屋顶也亮了，树叶也亮晶晶的。自行车把手，停在马路边的汽车顶，卖煎饼果子的摊位，都跟钻石似的发着光。这光一路照到我屋里来，照到我半边的肥白的屁股上。你可别说！这真就是众生平等，善哉呀，善哉！比如这道红光，照亮了金水桥、白塔、旗杆子、石碑、看升旗的人的头顶，一直不知疲倦地往上升，终于照到我的屁股上。这时光线戛然而止！我明确知道这是一个好天。我一边刷牙洗脸，一边想今天去见谁呢，大家都忙忙的。

我的老师三月份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有个展。上午我到那里看了看

展厅，估计大概要多少张画子能把这个空间给填满了。我是第一次到中国美术馆去：大而且破，展厅很高，逼得人不得不画大画子，不然就觉得白扔钱似的。一号展厅里正在挂画子，二三层楼那么高，得使上升降梯挂。像这种作品，估计是为一号展厅定做的，跟马三立说他们家螃蟹是定捞的一样。

小地方画画的人大概都有个梦想，到中国美术馆办个展，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本书，也就觉得能闭眼了。不然无论如何对不起自己一辈子的固执。其实都是血汗钱，从肋条骨上一串一串挣下来的。我见到老家一个画家，说是腰都画得直不起来了，比焦裕禄还顽强，拿热水焐子焐着画，就为了有一天能攒上钱到中国美术馆办个展。他说：“没在中国美术馆办展，怎么说都是地方画家，就从办展那天起，就从那天画道线，这个人就不一样啦！影响力就是全国性的啦！”这个蠢牛，他不明白这个馆里一年办多少展，有多少画画的人在这里流动。谁能记得住谁？一个名字、几百张画、一个人一辈子的努力，落到这里等于芥子入恒河。

京城来看画展的人，无非就是碍着面子，到现场拿一本书，寒暄几句。展前请几位业界大佬，双手前搭，语速缓慢、面容慈祥地宣布“某某画展开幕了”，于是鼓掌，于是齐声祝“圆满成功”，然后都三三两两往里走，画家佝偻着前导，跟汉奸领鬼子进村似的把人往里请。画家本人前襟上别着一朵红花，其间还要上前拱手、跌足、惊叹：“哎呀！某某老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！”某某老妖是驾着妖风来的，臂弯里还挂着手杖。一扭脸工夫看见一个更为尊贵的某某老妖，旁边两个人搀着，又是紧抢几步，打躬作揖，声称某老的气色越

来越好了，怎么看也不像八十岁的人呀！说完环顾左右，看看有没有人附和自已的意见。大家一致摇头说：“不像！不像！”这个老妖已然是行将就木，八十倒有点像一百多。他似乎有点面瘫的样子，说话也不大利索，软绵绵地拉着画家的手，嘴里呜噜呜噜说着：“好呀！好呀！都画得好呀！”然后被两个人横拖倒拽地拉走了。

也就上午热闹一会，下午展厅里就撂棍打不着人了。画家本人坐在展厅一角的小凳子上假睡，耳朵里听着外面的动静。一听到人的脚步声，马上抖擞精神。等看到无非是一帮流落京城的小角色，又把昂扬的精神打折了几分。进来的几位都面带菜色，半年没吃过肉的样子，一副驴倒架子不倒的傲慢，斜着眼把挂墙上的画子打量了一番。都留着一头好长发，身上稀脏，脚上的皮鞋沟壑纵横，身上散发着一股萝卜、地沟油的味道。这些人叽叽咕咕也不知道说什么，画家本人也懒得了解，在后面跟了几步，由着他们自己去看了。自己又坐回到凳子上假睡，盘算着这趟在家乡欠下天大的饥荒，回家怎么偿还。好不愁煞人也！

我问一个在北京画画的朋友：“北京有多少画家？”他说：“几十万吧！”后来想想说恐怕还不止这个数，乱七八糟的加在一块怕是有百把万人。画国画的跟画油画的还不一样，画油画的不大串门，都猫在小屋里画，土拨鼠似的不见天日，有朋友也不过三两个，不像画国画的好呼朋引类，好扎堆。

我在大望路地铁站B口见到这个朋友时，外面不知道怎么就起了大风，风使街上的人都有一点流离悲苦的样子。远远地看见他在搓手缩脖子，尽量把头往衣服领子里缩。我问他：“在这边还好吗？有固

定住的地方吗？能吃上点热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！在燕郊那边，还有一个画室。”我说：“生意还行吗？”他说：“反正能吃上饭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我说：“想过回家没有？”他说：“回家又干什么呢？反正我两头跑，看看吧！”我说：“看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看看机会吧！服务员——菜呢？黄瓜是雕的吗？要这么久！”

晚上我们喝了一点白酒，他好像喝了二两就不大行了，红着脸不说话，显得有点闷。倒不像他回家乡时牛哄哄的样子。我问了几个老家在北京的画友，他说现在都不大联系了，北京太大了，一出门就得一天时间，耽误不起。他请我到燕郊他画室去看看，或者晚上住在那里。我说：“你那里有暖气吗？”他说没开，不过四周人家都开了，他也能蹭点热乎气，不冷！然后很诚恳地望着我。我说我已经住好旅店了，要不下次吧！我们吃完饭出来，他送我到地铁站口。我说回去给我打电话，我比了打电话的手势。他站在远处跟我挥了挥手，然后缩成更小的一团走了。我看着他慢慢像土遁一样走不见了，也许他真是土遁走了。

北京傍晚的时候有许多乌鸦。槐树下面有一层白色的鸟屎。天还没黑透之前，树影影憧憧像墨画的似的。乌鸦在天上打圈子，它们是在找窝。经上说：“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。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”我走了很远，想想他应该还是能过得下去的。他还有个念想，如果有一天他不想画了，念想也没了，兴许就掉转身回去了。

后来我遇到一个比他混得好一些的画画的，梳着大背头，“南霸天”那种二道毛子头，黑色皮风衣，围着白围巾，相当城乡接合部的

打扮。他说他喜欢这身打扮，都穿坏好几身了。“这就是我的商标，我要让人家一打眼就记住我！所以我轻易不换行头，梨园行里不是说宁可穿破不能穿错，这身就代表我是个画家，知道不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十年前来北京的，先在潘家园摆地摊，一张画卖个几十块钱。就这个我很知足，比在老家好多了。”我们老家有个猫狗市也有卖画的，卖法相当剽悍，一张画拿出来一挂说一百。一百没人要，马上落价，三十、二十、十块、五块。五块还没人要，撕了！然后再挂一张。

他说：“我在老家猫狗市场卖画老有人挤对我，去晚了地方就让人给占了，跟人讲道理，还让人给揍一顿。我又打不过他们，所以家乡人反而对自己伤害大。我不想家，没什么值得想的。以后父母一死，我跟那里最后一点联系都断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在老家猫狗市场我都找不到好场口，只好把画挂在树上。风一吹吧，画跟个吊死鬼似的直晃。潘家园有个大棚，条件就比我们那里好点。只要交租子，没什么人找你麻烦。从老家跟我一起来的有二十几个人，都回去了。比我有天赋的没混住，比我有钱的也没混住。我跟他们目的不一样，我是来混饭吃的，他们是奔艺术来的。所以我比他们要顽固一点，更抗击打一些。我家在农村，那时还要征农业税，我在这边摆摊画画怎么说也比种地强一些。只要比种地强，我就能混得下去。其他人在家都有体体面面的工作，一时半会还行，长了都熬不住了。我跟你说吧！我就是农民意识，我不管他什么艺术不艺术，凭手艺能吃上饭就行。卖得便宜也比种地强，无非是多画几张。六月黄天锄玉米地那才叫苦呢！玉米叶子刀似的，在身上一划一道口子，汗浸到血口子里，钻心地疼。画画辛苦，跟种庄稼比算个屁呀？！头两年我住地下室，慢

慢升到地面上来了。现在我在北京买了好几套房，我挺知足的！  
下一步我准备到海边买套海景房，那真是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了！  
哎！你说说是青岛好，还是海南好？我怎么觉得青岛那边海蓝得不是正色呢？”

我说：“大约是河水流进去了吧。”

## 其实我想有个信仰

我是二〇〇三年六月十四日在一家饭店的后堂受洗的。因为那里有个大浴缸，给我施洗的是宋牧师，宋牧师让我坐在齐腰的凉水里，然后他把我按了下去。我不知道自己在水中憋了多久，反正我一口气憋得挺长的，因为小的时候游野泳经常跟人比赛憋气，至今没有遇到对手。宋牧师没有来，我就安安静静地躺在水里等他，他不让我起来我就不起来。我的脸上是一层冰凉的水，我想大概人躺在棺材里也差不多就这样吧！鼻子抵在棺材板上，听土块沉重地砸在上面。然后声音越来越弱，然后是非常黑非常黑的黑暗。这个也不好臆测，除非能死一回体验一下。

我在水里等宋牧师的时候觉得很无聊。除了憋得慌以外，我还觉得十分羞愧。我过一会从嘴角里吐出一两粒气泡。我觉得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受洗，就像经上所说：种子撒在岩石上，或者被风刮跑了，或者被鸟吃了，或者被旱死了。我怕我受了洗之后没有坚信，或者我信了之后又不信了上帝会生我的气。教内的兄弟姐妹就围在浴缸边看着我，我能感受到他们询问的目光。但我现在已经躺在水里面，而且我是一个爱面子的人。如果我现在从里面就这么水淋淋地站起来，说我



不干了，会不会让大家感觉到没有面子，况且宋牧师那么好的人。我一见到宋牧师就觉得他是个好人，因为他说话的声音是那么悦耳，他总是显得那么诚恳，诚恳得让人不好意思。他个子不高，一米六多一点，戴黑眼镜，头发细软，脸很瘦，有些苦相。

我在水里感觉到很伤心，眼泪都流下来了，跟众多的水汇合到一起，没有人看到。心想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给宋牧师一个面子，他真是一个好牧人，他为我讲经把嗓子都叫哑了。他常常是哑着嗓子在讲道，还带着哭音。他说那一天晚上在客西马尼园，基督伏在冰冷的地上，带领的徒众都睡着了，没有人警醒着——宋牧师就一直问到我脸上来：“你说我们的主他是何等地孤独？”然后他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，把头伏在桌子上，肩部抽搐起来。他使我觉得很惭愧，我一定是一只不好的羊，害得宋牧师东跑西颠地要把我从野地里撵回来。

我以前一直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，连钱都不信仰，更何况其他的。但这不代表我不想有个信仰，我进庙的时候，别人礼佛，我也一脸肃然。如果有人喊我碰个头，我也趴在地上碰它几个。朝山进香的老太太看我跨门槛的时候就喊：“不能踩呀！不能踩呀！”我也赶紧把脚收住，然后我就问老太太为什么不能踩，老太太说让你别踩，你听话就对了。虽然佛经上写在家人不要看，我也常常到庙里拿来看。比如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说句大不敬的话，我看佛经是当作好文章来看的。比如《阿弥陀经》中：“舍利弗，彼佛国土，微风吹动诸宝行树，及宝罗网，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种乐，同时俱作。闻是音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”鸠摩罗什经真是译得好，庙里的师父看我喜欢读经，就问我可有什么体悟。我说篇